

送煤工老李

☆葛有杰

我居住在一栋破旧居民楼的五层，房间里没有暖气。由于年久失修，楼梯的扶手已经生锈，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断裂，我们上下下下都需要非常小心。

每年到了冬天，妻子就把煤火炉生了起来。一来房间有些热气，二来每天都有热水可供。

给我家送煤的叫老李。他矮矮的个子，不爱说话，满脸的皱纹，身上、脸上整天都是黑乎乎的，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。更可气的是，每次他送煤球来都要每块煤球加价两毛。对这种不合理的要求，我当然是要拒绝的。

我曾给煤场的老板打过电话，要求换个送煤工。可是老板说，现在很少有家庭烧煤球的了，煤场也少了，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送煤工。

由于对老李的印象不好，他每次送煤来，我对他的态度都很冷淡。有一次，他又向我提出加价的要求，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：“想加价？门儿都没有！煤球钱我已经给过老板了。至于楼层的高低、路途的远近，这些费用不能让消费者买单。再说，你私自要求顾客加价，严格来说就是贪污的行为！”

老李听了我的话，憨厚地一笑，不再提加价的要求。我心中暗自高兴，对这些自私、爱贪小便宜的人，就是不能心慈手软。多挣那些钱，说不定他都去买酒了。

有一次，老李送完煤离开。不一会儿，我就听到敲门声。打开门一看，是老李。他用一块破布捂着胳膊，布上有血迹，看样子他胳膊上的伤口流了不少血。

“大兄弟，我给你们家送煤，你看……”

“老李，你可别这样！从你走出我家门

那时起，我们之间的雇用关系已经结束了，你受的伤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这是你个人的行为或者是工伤，医药费也该找你的老板要去。”

“大兄弟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给你家送过煤，这个楼单元里我就认识你们一家。你们家有没有锤子和钳子？楼梯扶手上那块铁皮露出来了，我想把它修平整。楼上有不少小孩，万一这伤着孩子可就麻烦了。”

我的胸口一痛，怔在了那里。妻子一听，赶紧进屋拿出锤子和钳子，还有消毒液和创可贴。我赶紧和老李一起下楼，老李弯着腰把那块铁皮砸平修好。在矮矮的送煤工老李面前，我这个所谓的有学问的城里人，感到自己是如此刻薄与无情。突然间，在老李面前我矮小了下来。

冬日火锅

☆翟红果

冬季，吃火锅是一种情趣，更是一种温暖和幸福。

吃火锅，方便、热烈。一群亲朋好友，一边高谈阔论，一边箸起匙落，推杯换盏，酣畅淋漓，暖意浓浓。

锅底、食材、蘸料是吃火锅缺一不可的三大件。锅底是不能马虎的，有了中意的锅底，基本就有一个完美的开局。

尤其是北风嗖嗖，三五五个好友聚在一处吃火锅去。大家团团围坐，热浪扑鼻，暖意融融。咕嘟咕嘟沸腾的火锅在歌唱，再开一瓶白酒，放肆地吃，豪爽地饮，热热闹闹。看着窗外的人在凛冽的寒风中跋涉，你会觉得小小一火锅会化解掉你冬日的冰冷。

对于火锅而言，新鲜才是硬道理。羊肉卷、牛肉卷、鱼丸、蟹柳棒、火腿肠、午餐肉、鱼片、毛肚、豆制品……人口留香，回味无穷，此时人生的烦恼会像浮云一样飘走。

吃火锅是有讲究的，一个人不行，驾驭不了，但人多也不行，四五个最好。当火锅端上桌时，气氛便随着越烧越旺的火锅热烈起来。

食材一点点放进锅内，沸腾、翻滚、氤氲，混沌成一片。吃到忘情时，甩掉外套。这时候，一个个卷起袖子，溢着豪情，伸长胳膊在火锅里“打捞”。

吃火锅是随意的，不能谈

出神

☆孟玉璞



嗡嗡地在花间闹，只觉得满眼满鼻都是花，花团锦簇得把心都看开了，看什么都觉得好！

这时候，一低头，看到水泥花坛的壁上不知谁吐的一口痰，淋漓而下。干了的痕迹，斑斑驳驳的，越看越像一幅画；两个时髦女郎，细脚伶仃地穿着高跟鞋，一个扎着马尾辫儿，穿着超短裙；一个呢，戴着一顶时髦帽，宽宽的帽檐

遮着脸，露出猩红润湿的嘴，能立个坑站个井？真是痴人啊！那时候因为没有上学，还不知“目不转睛”这个词，所以木讷少语，眼睛大，又总是一动不动地瞪着我，越看越觉得逼真。这无意之间的杰作，让我相信艺术出自灵感，也出于偶然！

但是痴病似乎并没有断除，有一回放学回家，因为发痴，盯着迎面过来的老太太看，越看越觉得这老太太长得好，又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。这时候，我被她一把拉住：“往哪里去？咋学这么‘大样儿’呢，上了高中连你姑姑都不认识了？”这时候，我才恍过神来，原来是我远房姑姑，怪不得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呢，不是眼熟，而是不知怎么忽然就用起了美术上画人脸的方法——三停五眼，用三停五眼的方法度量她的脸。

当然，也有因为神奇，才勾得灵魂出了窍儿的时候。有段时间，早晨经常到文化宫跳舞，听着音乐，围着一个大花坛子，因为是春天，花坛里粉粉的蔷薇花纷纷地开着，一朵瓣多，一朵一朵的，开满了园，香极了，惹得无数只蜜蜂

大美尧山

☆严寄音

茶萃伏牛天下景，可餐秀色越人间。百花群岭溢春彩，幽夏青崖挂瀑帘。林谷红枫秋整美，冬岩素裹雾凇悬。奇峰栈壁通绝顶，万里烟云坠碧蓝。



冬日壶口

丁海涛 摄

素衣灯下临楷书

☆一叶

我终于写到楷书了。我用了“终于”这个词，有点江山收了的意味。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，我才写到楷书。也像人到中年，客途听雨，满怀愁肠，少年嫩绿没有了，一把辛酸无人说了，猛一回头，看到临摹的一篇楷书，下笔便到乌丝栏，面上不动声色，内心波涛翻滚。

少年听雨歌楼上，最是新意。祖父让父亲临欧体、柳体、褚体……父亲说厌烦极了。但父亲把临的柳公权《玄秘塔碑》赠给我，那笔墨之间全是柳公权，可他说并未怎么练过。作品是悟出来的，不是写出来的，上天赠予的禀赋占到七成甚至更多，这一切皆是上天美意。就像我那么喜欢楷书——方方正正的中国字，一撇一捺全是人间真意。

如果是少年，会喜欢行书、草书、篆书、行草……那多辽阔多帅气多跌宕，形式多变，不拘泥。而楷书，容不得半点虚幻，每一笔都要你交代得一清二楚。九宫格是有形的尺度，心中是无形的尺度，像穿了尺寸正

好的衣服，规矩地端坐在挂着“正大光明”的牌匾下。楷书，在早年有被人讨厌的一本正经。

颜真卿说一切从楷书始。那唱了一辈子武戏的盖叫天亦说，要唱戏，先练好基本功。基本功，在书法中就是楷书。

楷书，多似一个端丽的中年男子——他看起来永远不动声色，不苟言笑。如果在古代，楷书就是一袭长衫的男子，一个人吹笙、饮茶、听落花，仿佛一切都是多余的。他用生活修心——外圆内方，和中国哲学相辅相成。如果你的心还浮躁还喧嚣，你一定嫌楷书太正统、太拘泥、太形式、太一是一二是二了，怎么可以这样端丽得一本正经呢？甚至生出了反感，太有规矩的事物总让人想逃离。

人到中年，重新写楷书。一笔下去，简直要泪落如雨。那看似老实的一横一竖，那看似方圆正统的楷书，实在退去了自有的锋芒——它的所有诱人之处恰恰在于以退为进，恰恰在于低调、隐忍，恰恰在于不虚张声势。

写好楷书的人，心必是静笃的——山川俱美，凌厉之势收了，一撇一捺全是日常了。楷书是家中常煲的小米粥，是没有放味精、鸡精炖的高汤，是老把式瓦罐长时间煲出的汤。不事张扬，却在相处久了之后让人一生念念不忘，紧要之处，动容泣下。

开始练书法，先临柳公权，笔锋硬气，像利剑；又临欧阳修，如此苗条，间架结构，疏朗俊逸，太俊了倒不真实；再临颜真卿，力透纸背的飒飒风骨，背后有凛凛凉气；又临褚遂良，暗合我的审美意味，不张扬却又张扬，朴素之间又自有妖娆……这中间的千山万水，便是人生的来来去去吧。

日子是楷书的，容不得乱写乱画。年轻时大概是草书，更甚是狂草；中年后是楷书，看似法度严密，实则别有张弛。楷书是枕边人、身上衣，不动声色地相处，面无表情地相爱。山高水远里，全是人间真意。



谈言亭

低调与高调

☆程应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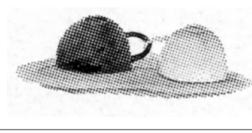
低调之人，不张扬，不招摇，不轻易表达意见。低调是一种忍隐之术，忍外道，隐内欲。相反，高调之人，说话做事生怕不能引起他人的关注，总以快捷迅速的方式，将自己想要传播的东西传播出去，在占尽风头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思想和阴谋暴露无遗。高调者如果德高望重，也许会让人心悦诚服；如果一味夸夸其谈，自会招来羞辱。

真正的低调，是在姿态上谦逊处世，平和待人；在心态上不恃才傲物，不露锋芒，功成名就时也能保持平常心；在行为上兢兢业业，脚踏实地，不要小聪明，不贪图走捷径，善于积蓄力量，善于通过凡俗的生活感动自己，也感动他人。

高调，缘于对生活 and 生命充满热情，在做一件事情时追求卓越，提升标准，力求突破。居里夫人说：“弱者坐待良机，强者制造时机。”这是可称道的高调人生的一种表现。一如玫瑰，以蓄谋已久的鲜艳色泽示人，不失时机地展现自己的长处，让那些陷于低迷状态的人，一眼看到，就心潮澎湃，惊喜不已。

低调也好，高调也罢，还要看放在什么事情上，恰到好处地低调与高调，能营造出良好的氛围。倘若不合时宜，自然不利于环境的和谐与优化。低调与高调都要有一个度，一旦过度不是自卑，就是自傲。

低调做人，会一次比一次稳健；高调做事，会一次比一次优秀。



平顶山市委宣传部 平顶山市委文明办 平顶山日报社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
